

雨落枇杷树

■陈富强

钱学森在90高龄时,曾给西安交通大学手书一函,全文如下:

我是一个交通大学学生,毕业于1934年,在那年夏日离校,钟兆琳是我的老师,我是钟老师的一个学生!在接到西安交通大学2001年8月13日信后,才知道刚过了钟老师100周年诞日。我要向钟兆琳老师100周年诞辰表示十分敬意。

对于大多数人而言,钟兆琳是一个陌生的名字,但在中国电机制造工业领域,他是为人熟知的拓荒者和奠基人,他研制了中国第一台交流发电机和电动机,被誉为“中国电机之父”。先生桃李天下,培养了20多位院士,以及数以万计的科技人才。

钟兆琳长期在电机领域工作与任教,电机算是电力系统的一个分支,所以我很早就开始关注他。据说位于湖州新市镇的先生故居保存完好,一直想去看看,终于直到不久前,从杭州驱车前往探访。

春未夏初,细雨开始落下来,雨小但密,好在新市沿河的街道上,都有雨廊。行走在雨廊下,看着雨水从屋檐流进小河。临河处,栽有枇杷和石榴树,被雨一打,枝叶显得翠绿而洁净。廊下,有美术学校的学生在写生,他们画新市的房子、石桥、河流,也画枇杷和石榴。一路行去,几乎每条廊下都被他们占据了。我粗略数了一数,约略有三四十位,大约是一个班。这些孩子们和他们手中的画笔,让新市古镇一下子水灵和饱满起来。

南汇街61号,正是钟兆琳故居。门前一座驾仙桥,河水从桥下缓缓流淌,门面黑白两色,辅以一株樱花树,一缸水草,相互衬托。樱花已落,留下一树绿叶,从树叶尖滴下的雨珠,也是碧绿的。和所有江南晚清民国建筑一样,入门是一个小天井,穿过一个约三米深的过道,过道上 是架空的楼。过道尽头又是一个天井,但面积要大得多,是一个长方形的空间,两侧高墙,一座钟兆琳先生的半身汉白玉雕塑立于 是天井,正对着前后大门。天井左侧一角,一张石桌旁,是正在思索的先生铜质坐像,且见他手捻胡须,坐在石凳上,背后是一株枇杷树,仿佛他一转身,就可手摘枇杷。江南五月,是枇杷树成熟的季节,这株硕果累累的枇杷树,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——先生就是栽树人,养树人,树上的枇杷则是他的天下门生。故居里,就这一株枇杷树,倒是种着多株石榴树,红色的花朵正开得鲜艳,在故居庄重古朴的氛围中格外抢眼。

雕像后的正屋,是钟兆琳家族史陈列,第二井则是生平与事迹。正面

墙上,是他的半身立体塑像,书“电机先驱,学界楷模”八字,塑像下是大理石制作的图书模型,翻开的书页上,镌刻着先生的简要生平。

以塑像为界,左右两侧,以图文和实物,回顾钟兆琳的一生。令我印象最深的,自然是一套先生指导并参与研制的电机模型。

钟兆琳曾在美国学习和工作,上世纪20年代受彼时交通大学(西安交通大学前身)邀请回国任教。1932年初,他说服华生风扇厂总工程师杨济川先生,制作他设计的分列芯式电流互感器频率表、同步指示器、动铁式频率表等,均取得成功。随后,他受聘担任华生电扇厂兼职工程师。1934年初,他又说服民族企业家周锦水先生,与华生厂合作,创办电动机厂,起名“华成”。

中国第一台电机,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研制成功的。

故居内的电机模型上,有个互动场景。手摇电机,摇动3圈,随着电流传送,头顶上方的灯会依次亮起,通过中间艺术化的书籍资料作为桥梁,左侧屏幕就会播放钟兆琳教书育人的场景视频。

上世纪30年代,有关电机学方面的课程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、概念性极强,也是最难理解的课程之一。交通大学的这门课程,由一个外籍教授主讲。直到外籍教授离校,钟兆琳接任了电机系的交流电机课。然而,令校方意想不到的,他一上讲台,就受到学生欢迎。他思维睿智、讲解风趣,既重视实践,又勤于操作,能够透析深奥艰涩的科学命题。一时间,听课者云集,钟兆琳被师生们称赞为“天才教师”。

钟兆琳分别在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讲授“交流电机”与“电机实验指导”两门课。两门课的教材讲义和实验指导书,以及补充教材等全部由他用英文编写。学生们评价,钟教授的讲课概念清晰、重点突出,且讲课几乎不用讲稿。钱学森后来曾回忆,“钟先生的教诲和解决问题的方法”使自己“受用了一辈子”。

步出故居,跨过驾仙桥,我在对岸一株高大的楝树下小坐。画画的学生们去用午餐了,画板、画笔和可折叠的椅子、打开的颜料盒堆放在地上。此处有一顶遮阳篷,挡住淅淅沥沥的小雨。从这里望对岸,可透过树叶的间隙看钟兆琳故居。想必童年的钟兆琳也在驾仙桥上玩耍,也曾 在岸边跳水,下河游泳、摸螺蛳、钓鱼虾。

我发现,美术生们大都画的是对岸钟兆琳故居门面,以及故居门外的一株树。其中一幅画的是一株枇杷树,枇杷画得特别大而密,一串紧挨着一串,垂弯了枝桠。雨落在枇杷树叶上,淋湿了枇杷,也淋湿了门前的小路。



我正欣赏着,画枇杷树的美术生回来了,我指着对岸跟她说,故居门前那棵树好像是樱花,你画成枇杷树了。女孩沉吟了一下,问我:“故居内什么树最多? 什么树最少?”我答:“好像是石榴树最多,枇杷树最少。”女孩笑了:“我数过,故居里有七株石榴树,但这些石榴树只开花不结果。只有一株枇杷树,我再画一株枇杷树,就是两株,树上的枇杷都是钟教授的学生,钟教授学生太多,一株装不下。”

(作者为中国电力作家协会副主席)

矿区晾衣绳

这气息她太熟悉了,结婚十多年,丈夫每次下班回来,身上都带着这样的味道。早些年她总念叨,后来日子久了,她倒是觉得,夜里闻着这味道入睡特别踏实。

正午的阳光晒得人后背发烫,她摸着工装袖口还有些潮气,就往绳子另一端挪了挪。风过时,裤管微微摇晃,带来片刻清爽。她忽然想起大女儿出生那年,也是这样的初夏,她在绳上晾尿布,丈夫在井下得了劳动竞赛第一名。

下午的风带着槐花香,李姐坐在门前的矮凳上择豆角,不时抬头望一眼晾衣绳。丈夫的工装口袋里总能掏出小东西:磨圆的螺丝帽、粉笔画的安全示意图,还有乌黑发亮的小煤块。她都收在一个饼干盒里,有块特别黑的煤块,是丈夫第一次当上先进工作者那天带回来的,她偷偷用红线缠了个结。

远处雷声开始滚动,她小跑着收衣服。工装还带着阳光的暖意,突然发现少了一只手套,准是被风吹到围墙边。捡起来时,她想起这些年矿上装了智能洗衣房,但丈夫总说就爱穿她洗的工装。

夜雨轻轻叩击着窗棂,李姐把叠好的工装放在床头。黑暗中,那熟悉的煤炭气息若有若无地飘散。手机突然振动,屏幕亮起温柔的光:“雨大,明天给你带食堂新出的豆沙包。”简短的几个字,却让她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。

她望着窗外,雨帘中晾衣绳上的水珠正一串串坠落。在这个被矿灯点亮的城市里,有多少这样的窗口亮着等候的灯光,就有多少这样的晾衣绳在时光中轻轻摇晃,它们不言不语,却串起了矿山的日与夜,连起了地上的守望与地下的奔忙。次日,当第一缕阳光爬上晾衣绳时,又会是新的一天,朴素、温暖、充满希望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漫游鉴湖

■王家年

绍兴鉴湖又称长湖、大湖、庆湖,雅名镜湖、贺鉴湖,相传黄帝铸镜于此而得名。湖的一边是东跨湖桥,一边是西跨湖桥,湖面宽阔、水势浩淼,泛舟其中,近处碧波映照,远处青山重叠,有在镜中游之感。居住鉴湖的陆游曾言:“湖开镜面如新磨。”的确,鉴湖平静无波时,浓稠得似乎化不开,好像有玉石的质地。

绍兴南倚山而北濒海,自古洪水、干旱交替肆虐。东汉永和五年,当时的会稽太守马臻,纳山阴、会稽两县三十六源之水而成鉴湖。这个当时南方最大的水利工程,集蓄水、泄洪、灌溉于一体,让原本山海之间的隙地成为鱼米之乡,马臻也因此被称为“鉴湖之父”。

那时的鉴湖大得多,有“八百里鉴湖”之称。魏晋隋唐时期,以鉴湖为核心的广阔水域都进行了景观格局的设计与改造,纤道、小桥、沙洲、莲塘、堰闸……鉴湖有了景,也留下王羲之、陆游、贺知章、李白、谢朓等名人的足迹。

掬一把镜湖水,能掬出一泓诗意。一曲曲留韵千秋的诗歌,吟唱镜水世间情,奇山异水也点燃了历代诗人的目光。从若耶溪启程,乌篷船载满千万首唐诗,驶出一条名闻天下的唐诗路……崔颢喜欢“起坐鱼鸟间”的浪漫,杜甫欣赏“镜水五月凉”的快意,李白捕捉“人物镜中来”的意境,徐渭迷恋“短桨长桡出镜楣”的闲适,贺知章留下“乡音无改鬓毛衰”的感慨……

鉴湖里的石拱桥圆睁媚眼,传递湖光山色的秋波。一座座桥梁在明月映照下,引渡游湖人从此岸抵达彼岸。莘莘学子喜欢走“状元桥”,对着镜湖整衣励志;文人墨客在“杜甫桥”上沐风歌吟,意气风发;走“画马桥”的人,会梦见一匹马从画上奔下,街走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……镜湖的桥,种下多少憧憬与向往。

“汲取门前鉴湖水,酿得绍酒万里香。”走进镜湖胡芦岛酒文化博物馆,加饭、善酿、元红、香雪……一坛坛窖藏的老酒用甘醇与芬芳,滋润一个千年古城源远流长的叙事。绍兴黄酒有水的形态,也有火的性格。火

燃烧出勾践“投醪劳师”的同仇敌忾、秋瑾“貂裘换酒”的义薄云天;水倾洒出王羲之“曲水流觞”的诗情墨趣、陆游“醉题沈园”的离恨别愁。黄酒在岁月中沉淀,滴滴浓香将水乡额度精神、气质和传统,以一个葫芦的名义静静收藏。

歇山顶,鹰翅角,滴水瓦。宾舍村西跨湖桥畔,一座传统的临河古戏台风韵尚存。曾几何时,这里舜乐尧歌音容时闻,秦弦越管声律常留。形形色色的“社戏”接踵而来,踩着戏台唱响自己的名气。高昂的绍剧与委婉的越剧,如稽山镜水般相映成辉。“高音低音,流出故事的潮起潮落。上台下台,演变出人生的幕启幕闭”。古老的戏台默默无语,四根鼓形柱基的石圆柱,让人抚摸到水乡民间艺术深厚的韵味和时光中的历史文化回响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

时令

麦粒渐满时

■陈雨

故乡的五月,麦子渐渐饱满了。庄稼人站在地头,望着一片片泛黄的麦浪,心里便有了定数。小满时节,是麦子灌浆的最佳时节,也是庄稼人心里最踏实的时节。

高标准农田上,麦田一望无际。风过处,麦穗轻轻摇曳,沙沙作响,像无数细小的铃铛在低声细语。庄稼人蹲在地垄上,粗糙的手指捏开一颗麦粒,乳白的浆汁便溢了出来。父亲曾说,麦子灌浆到八分满时最甜,再贪一寸阳光,籽粒就硬了。这大约是小满最动人的隐喻——世间最好的圆满,都藏在将满未满的余地 里。

小满过后十天开镰,这个传统在故乡延续了很多年,已经成为收麦的信号。

走进麦田,远处传来布谷鸟的啼鸣,声线里裹着湿润的雾气。庄稼人弯腰查看麦粒的姿势,像极了祖父摩挲紫砂壶的样子。他们深谙“小满十八天,青麦也成面”的奥义,在麦芒将刺未刺的临界点,把等待酿成比丰收更深沉的喜悦。比如,邻居家将新采的蚕豆浸入陶缸,水面浮起的豆荚宛如停泊的小舟——原来时光的褶皱里,处处都是待启封的圆满。

暮色初临时分,雷声自东南方隆隆碾来。雨滴先在打麦场敲出零星的鼓点,转眼就连成绵密的丝线。旧籍记载“小满小满,江河渐满”,此刻的雨帘却温柔得不像汛期的预兆。有孩童赤脚跑过水洼,溅起的银珠里映着虹彩,转瞬似乎又碎成满地的星辰。

王爷爷的烟斗在廊下明明灭灭,他常说:“看雨要看檐角那截未落的水线。”这让我忆起苏轼在承天寺夜游时说的庭中积水空明,何夜无月?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。原来小满的智慧,不在于计较江河是否满溢,而在珍视当下这截将断不断的雨丝,这片欲晴还阴的天光。

夜色染透窗棂时,我坐在老屋门槛上饮一杯清茶。银河斜斜横过天幕,像庄稼人遗落在苍穹的麦杈。风过处,竹影在粉墙上写满狂草,又迅速被月光擦去。忽然想起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的句子:“物至于此小得盈满。”忽觉节气才是最伟大的诗人——它让麦穗在饱满与干瘪间永远谦卑,更让每个追逐圆满的人们,在二十四番花信风里读懂缺憾的美好。瓦当上的夜露渐渐凝成珠串,映着弦月像串起一斛未解语的珍珠,麦田里的灌浆声却愈发清晰。

镇上的油坊开了新榨,店主特意留了头道油,金黄的菜籽油在陶罐里泛着光。

雨后的傍晚,炊烟从各家各户的屋顶袅袅升起。过了小满,麦子就一天比一天实在,庄稼人的心也就一天比一天踏实。

小满小满,麦粒渐满。这古老的谚语,年复一年在这片土地上回响。庄稼人懂得,这不仅是说麦子,也是在说日子——虽然永远不会有十分的圆满,但能有七八分的满足,便是人间最好的收获。

许许多多曾经繁忙的打麦场,都已成为历史过往。如今,高标准农田、大数据农田管理、现代化农业早已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最生动的表达。远远眺望低垂的绿油油的麦穗,好像故乡的五月更有沉甸甸的分量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